

◇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，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人口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源，我国历史上的计生政策都是鼓励生育的，虽然清朝人洪亮吉在《意言·治平篇》中提出过要重视人口过剩问题，但基本属于边缘言论乃至被视为哗众取宠，从没被讨论过，采纳过。

古代当政者的计生措施具体如下：

鼓励早婚，限制、惩处晚婚。早婚在我国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。《孔子家语》中说：“男子十六精通，女子十四而化，是则可以生民矣。”古代环境恶劣，长寿者少，人到七十古来稀，相应地成熟也早，男性十六岁，女性十四岁，都可以算作成年人（古代计算年龄多按虚岁，若按周岁算就更小了），要尽早结婚，承担家庭责任。

早在春秋末年，越王勾践就规定男子二十岁应娶，女子十五岁应嫁。到宋仁宗时期，规定男子十五岁娶，女子十三岁嫁；明朝是男子十六岁娶，女子十四岁嫁，年龄都在十多岁。如果不按时嫁娶怎么办呢？《宋书·周朗传》中说，“女子十五不嫁，家人坐之。”女子十五岁没有嫁出去，家人有罪，应该连坐。够狠吧？司马炎更绝，《晋书·

早些年，访友于玳瑁山中。

秋雨绵绵密密，竟也似那绣花针。与这场秋雨相似的是，玳瑁山中漫山遍野的秋茶。秋来茶园香气透云霄，若有湿雾笼罩，隔着雾，听到山中隐约的鸟鸣，让人不用读唐诗宋词，心中盈润开来的是涟漪一样的诗意。

玳瑁山的陶坊里，有老者在烧制几只玳瑁纹的盏。这种玳瑁纹的盏，我曾在景德镇的一家陶艺工作室见过，古意丛生，望之令人深思。今遭在玳瑁山看到，更加应景。玳瑁壶冲泡一壶当季的老白茶，是白毫银针，老者说：你看这白毫银针，是明前采摘的，自然萎凋，干仓存放，一粒粒，芽头肥硕，好似那漫山遍野的鸟舌一样。

明前的茶，茶毫足，根根犹如蜜蜂腿，绒毛足，茶的内含物质就足，可以多年存放，转化以后，茶的滋味更足。品一杯老茶，好像与一位智慧的老者谈话，总能收获诸多惊喜。若是搭配云雾之外的三两声鸟鸣，茶气浸润，鸟鸣山更幽，一派浓浓的山野气息。

山野的古拙清奇，还要数万安溪中的泉水，是煮茗的好泉。好水乃茶

公元前138年，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，世界四大文明在塔里木盆地交汇，彼时的库尔勒专区已是西汉政治经济中心，绿洲间商旅不绝。

清光绪初年，刘锦棠平定阿古柏之乱后，清廷在库尔勒督饬民众扩建旧渠、兴修水坝，安置流民；随军队而来的天津商人在此留居，为这片土地注入新的生机。

时光流转至同治年间，浙江乌程人施补华途经库尔勒，留下“半城流水一城树，水边树下开园亭。夭桃才红柳初绿，梨花照水明如玉”的诗句，将碧水与梨花交织的小城风光定格笔下。

民国年间，库尔勒先后设城镇稽查、置县佐，逐渐成为南疆门户要地。半个多世纪前，地质学家黄汲清途经库尔勒，感慨其如世外桃源，彼时这座依水而居的小城，人口仅两万余，孔雀河蜿蜒穿城，河床狭窄，岸边是沙石小道与低矮土坯房，静谧得如同时光深处的剪影。

库尔勒又称为梨城。每到梨花季，城市便被上百亩梨园环绕，千朵梨花如堆雪铺展枝头，春风拂过花潮涌动，抬头是湛蓝长空，置身花海恍若听

历史上的计划生育

武帝纪》记载，司马炎在泰始九年冬十月下诏，“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，使长吏配之。”到时不嫁，地方官有权拉郎配，随便找个剩男嫁过去。西汉惠帝时则采取经济制裁法。女子年龄在十七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而不婚的，按五倍征收算赋（人头税），什么时候嫁出去才算完。结婚早则生育早，生育早则人口更新快，早婚对多生的效果显而易见。

禁止溺婴。古代溺杀婴儿的现象并不鲜见，尤其福建浙江一带。原因比较复杂，比如，担心赔嫁妆，溺杀女婴；害怕多子分家，溺杀男婴；赋税严重，养不起；生下的是残疾婴儿，不想承担抚养责任等。总之大多因为穷困。某种意义上讲，这是社会自发调节人口结构的一种方式，尽管残酷。好在政府对此行为是禁止的。《宋史》中记载：王鼎“徙建州，其俗生子多不举，鼎为条教禁止”；杜杞“知建阳县，闽俗，老而生子辄

不举。杞使五保相察，犯者得重罪”。保住孩子诚然是出于人道主义，但客观上是保住了社会资源。

鼓励再婚。我国古代有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“好女不嫁二夫”的说法，貌似推崇从一而终。但实际上，民间的再婚不受什么约束，甚至受到鼓励。传统文化中颇有一些类似口是心非的理念。更重要的是，皇室女儿屡屡再嫁。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曹寿，曹寿去世后，改嫁夏侯颇，夏侯颇死后，又改嫁卫青；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张临，再嫁临平侯赵钦，赵钦死后，又嫁高阳侯薛宣。有人统计，唐代一共有210位公主，结过婚的130位，这中间只嫁一次的有100人，再婚的有27人，“三嫁”的有3人。皇家的示范效应比多少宣传推广都有效。

此外，各朝各代在安置流亡人口也多有努力。此行为虽不能直接增加人口，但生活状况改善后，人口肯定会增长。

想来，繁衍应该是人类生而自由的一部分，但被当作生产力的一部分进行配置古已有之，只是如何配置需要智慧与同理心。

秋鸟衔茶

之骨，好茶如舟，是逗了水之势的。在玳瑁山，有人说，这里的鸟之所以隔着三十里的云雾还能听到悦耳鸟鸣，也是饮了万安溪中水的缘故。

清晨，顶着满山秋雨在山中漫步，近处时而有鸟掠过，扑棱棱，搅碎一缕云雾。尽管看不清是什么鸟，云雾扑面而来，打在脸上，有鸟的翅羽上所裹挟的山场气息。鸟声啾啾地远走，像是面前飞过一梭子弹。一同同行的老武说，这些鸟儿鬼得很，也爱着山中茶，眼下，正是秋白露茶采摘的时节，这样的白露茶，鸟儿常常能衔着它，飞越二三十公里也舍不得丢下。

茶香鸟噪声。含着一枚翠绿的秋白露茶叶子，竟然忘了鸣叫。换作别的季节，鸟鸣啾啾，想来是一窝子鸟鸣响彻整个山坳。此季，能听到的鸟鸣，一定是飞了一程，鸟儿累了，饮了一两滴清露，清清嗓子，接着赶路。

秋白露茶我喝过，宽大的白茶叶

子，叶脉清晰，有浓浓的油润感，秋白露茶比春茶的滋味更足，比冬片更多了几重厚度，实属佳茗。先前，人们只懂得喝明前茶雨前茶，并不懂秋白露茶和冬片的滋味甘醇，自从看到山中的鸟雀都衔着茶飞，才懂得秋白露茶的香。毕竟，有时候，山中这些小生灵比人更能感知山中的灵气。

山泉淙淙乱响，泉腾白浪，如雪。想当年，曹操征战汉中时，也在石门的褒河边望见这样的河水，随手写下“衮雪”二字。如今，衮雪的原版手书早已不见，章草手书后人刻在卧石上，成为曹操唯一存世的书法作品。滚动的雪球，是为衮雪，不写那三点水，褒河水在侧，何必多余？曹操的手书依然存世，是因为其书法之美，雄毅绝伦；玳瑁山中茶如此闻名遐迩，是因为这里的鸟雀是伯乐。

玳瑁山幽幽，云蒸雾罩，鸟鸣穿透云雾与哗哗的山泉水融合成独特的声韵。不知山中有没有鹿，若有，该能听到呦呦之声，真若如此，寻一处古松，于松下听鸟鸣、鹿鸣、山泉鸣、沸壶鸣，吾辈心中再多的冥顽不灵也会被一扫而空。

更令人惊喜的是，穿过库尔勒城的孔雀河、杜鹃河、白鹭河实现三河贯通，清凌凌的河水串联起城市的东西南北，整座城都浸在温润的水汽里。春日里，杜鹃河上常有水鸟掠过水面，叼起一尾银鱼便振翅飞向岸边的芦苇丛；白鹭河河畔野花顺着河岸铺成锦缎，夏日傍晚，三河岸边的灯光次第亮起，暖黄的路灯映着波光，晚风带着水汽拂过脸颊，消解了沙漠边缘的燥热；秋日，河岸的树木染成金黄，落叶飘落在水面，随波缓缓流淌，像是给河流缀上了金色的鳞片；即便冬日，河面虽有薄冰，却丝毫不显萧瑟，岸边的松柏依旧翠绿，偶有雪落枝头，绿白相间间更显清冽雅致。天鹅落在孔雀河上，孔雀河两岸成了观赏天鹅的最佳去处：薄冰如银帛，浮冰似莲叶，天鹅曲颈凫水，羽翅划过清波，宛若朵朵白莲在碧水间逶迤。

河水不仅滋养着城市的草木生灵，更浸润着这座城市的心事与烟火气。当画舫从河上流过，水波荡漾间，两岸风光倒映水中，人恍惚迷失在江南水乡的温婉里，全然忘记这里本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边塞之城。

碧水映梨城

见灵魂歌吟。秋天，香梨成熟，鸭蛋般大小的果实皮薄多汁，翠绿果皮泛着潮红，恰如少女羞涩脸颊。

塔克拉玛干沙漠第一座油田开发后，液化气走进寻常百姓家，清洁便捷且价廉；不久，沙漠深处的天然气管道通至库尔勒，让这里成为新疆首个使用天然气的城市——从烧柴禾、燃煤到用上天然气，不过十年光景。石油，成了这座城市崛起的支点。经济的腾飞带动城市面貌巨变。孔雀河，这汪碧水，见证了油城的华丽转身。

马路上，“马的”淡出视野，“面的”与公交车穿梭往来，单行道拓展为双车道、四车道乃至八车道，现代化大桥横跨河面，将碧水与新城紧密相连。

孔雀河南岸，大理石浮雕墙、汉白玉雕塑群立于岸边，维纳斯、小天使、泉水女神为碧水之畔增添了多彩文化气息，楼台错落，花树缤纷，这里成了梨城知名的步行风景带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，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汇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《作家文摘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